



名人堂

爱心字条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岳阳市作协秘书长 葛取兵

做母亲的依旧很清晰地记得。那是一个有月光的晚上，村子沉浸在甜甜的梦乡中，平平却独自一人在皎洁的院子里走着方步，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白球鞋，而安安却睡得正香甜，脸上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微笑。平平与安安是一对双胞胎兄弟。

过两天就是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平平与安安同时入选了校广播体操代表队，马上就要参加全县的体操比赛，要求每人都得穿上白球鞋，可家里穷，一家人靠平平的父亲在外打短工养活。母亲分娩兄弟俩时血崩，差点儿送了性命，可再也干不得重活了，只能在家做点家务活。

买一双球鞋要100多元，两双要300多元钱，哪里有钱哩，做母亲的便说，买一双吧，兄弟俩就去一个吧。

兄弟俩很懂事，默默地点了头。谁去？平平便做了两个字条，兄弟俩抓阄。结果让安安拈中了“去”字，他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那高兴劲儿，嗨，别提了。毕竟是最后一个儿童节了，平平心里哪舒服哟？晚上，他便穿上这双白球鞋在院子里认认真真做了一套广播体操。

做母亲的心疼，做父亲的心更疼，第二

天一大早便去医院卖了300CC血，又买了一双球鞋，让兄弟俩高高兴兴参加了体操比赛，还获得了一等奖哩。那一天兄弟俩真的是快乐如风。

一晃3年了，兄弟俩初中快毕业了，马上要考高中，兄弟俩比赛似地读书，暗暗较劲，嚷着要考县重点高中奥数班。老师家访时说，没问题，3年后一个考清华，一个考北大。说得兄弟俩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小脸上都漂上红晕。其实心里高兴着呢！

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先是平平突然感觉到不舒服，过了没有几天，安安也说头晕。做母亲的嘀咕道，怪，这兄弟俩连感冒也攀比。可是这感冒，药吃了针打了，就是不见效，上医院一查，白血病！

母亲的泪流干了，治一个都要几十万不说，还要找骨髓。

父亲没命的到处寻活干，哪里挣得到这么多钱？

世上还是好人多，社会捐助如雪花飘来。雪中送炭哟。钱差不多，可要找一骨髓更难！医生说，离最佳治疗没有一个月时间了。

终于找到了一个骨髓。一个！医生说，只能给一个人。

给谁呢？

安说，哥，咱们抓阄吧。

平默默地地点头。安从作业本上撕了一张纸做了两个阄。

两个纸团静静地躺在安的掌心。

安说，平，上次抓阄是我先，这次你先抓吧。

平呆了半晌，拈了一个，打开一看，红红的的一个“去”字。

平哭了，哭得很凶，如波涛汹涌。安说，哥，咱等着，一定还有机会，咱还得上清华哩。

平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安却执意回到了乡下。

晚上，安睡了，睡得很香很香。母亲没闲着，帮安洗衣服，在安口袋的那个纸团依旧静静地躺着。母亲打开一看，白白的字条上面很执著地写着红红的“去”字。与平的一模一样。

一串清泪潸然而下，把这个有月光的晚上浸得湿漉漉的。

写诗吧

睡在悟空的筋斗云上

邵阳县小溪市乡中学 蓝天

今夜

我只好在高空睡觉
睡在悟空的筋斗云上
一伸手
就可摘到星星

旅途太疲劳

睡眠比峡谷还深

深深的峡谷里

奔驰的甲壳虫

搅不动我甜甜的梦

清晨在高空俯视

峡谷里

也有青枝绿叶

但是没有鸟鸣

仿佛还记得

我是坐电梯上来的

不像在乡里爬山

不要汗水

也不要艰辛

思无邪

岁月静好

安乡县唐家铺中学 郭三查

挥挥手，2014年已作别西天的云彩，站在新年的门槛，静下自己沉浮不定的内心，梳理着点滴零碎的记忆。过去的365天，我们都经历了时间的拥抱，留下点点滴滴痕迹与心情的符号。感动过，为学生清脆悦耳的一声“老师好”；烦恼过，为枯燥乏味的语文课堂；开心过，为身边每一次精彩；伤愁过，为人生中每一次成熟付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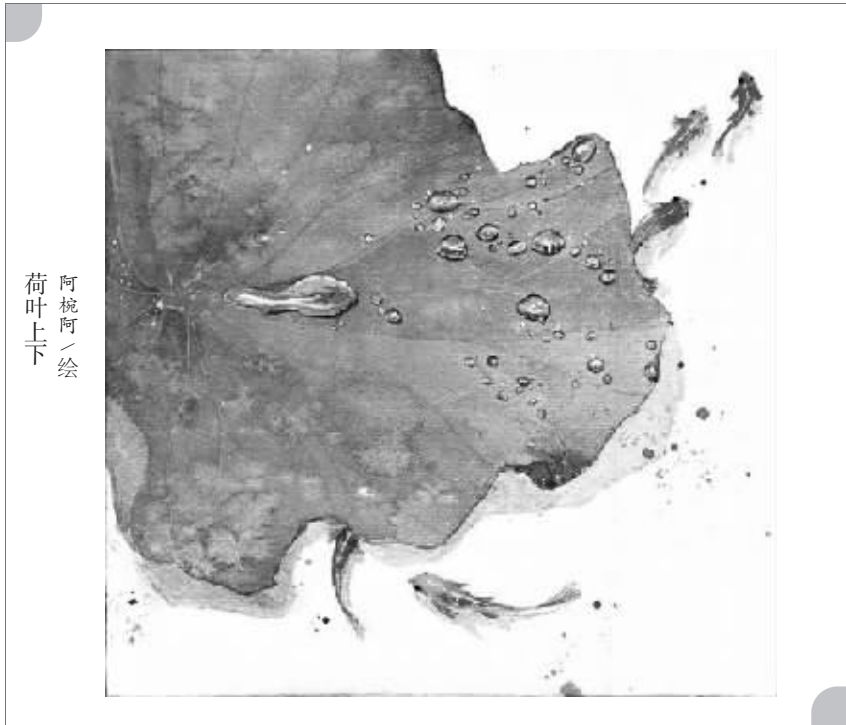
工作的忙碌与奔波，有过疲惫与厌倦，而每一天回到属于自己的家，或者是面对朋友和同事默默的关爱与理解，我都会感到开心和快乐。我真切的体验到了什么是平淡中融着的幸福与快乐。而当我每一次漫步于阳光下，我会真实的感到还有一份期望与牵挂不曾褪色淡化。

走过的一年，一路收藏点点滴滴，轻轻的撷取成串，挂于自己那扇打开的心窗，在岁月的风中轻吟。那一个个闪光的记忆，总会在我静静的面颊下留下一抹无悔的微笑。岁月静美，我心坦然！

21年的语文教学，波澜不惊，平凡得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有人说我有点“傻”，我从不介意，因为那是真实的我，我依然无悔坚守那份真实与真诚。

我在等候，等候那一次次源于灵魂深处真实的颤动：学生周记《冬日的阳光》中“老师，感谢您，是您照亮了我的世界，您就是那一缕冬日的阳光。那次和您顶嘴是因为我的个性，我丝毫没有不尊敬您的意思，请原谅！”；《新年畅想》中“老师，我们这些任性的孩子不懂事，疯、闹是没错。可是，我知道，我们这些任性的孩子，刺伤人的尖锐的棱角，终究会被岁月磨平，我们这些任性的孩子，总会长大！”；《语文学习总结》中“初三的语文老师，给我的感觉既是慈母也是严母，既是慈师也是严师，在她的手下，你会更加懂得生活之道，做人之道，为师之道，为母之道。”于是，我深深明白学生是我一生中最高人、最美丽的风景！

回眸走过的一年，或遗憾，或欣喜，或抒情，或恬静，皆如流水潺潺。途中缘遇风景，迤迤翩翩，留下了感怀万千。凡走过必留痕迹，是痛，还是喜，感受都在心底！



静夜思

眼前是否苟且，抑或诗和远方

四川外国语大学 费艺丹

所谓的“清华男神”梁植参加“奇葩说”表示自己什么都学过，却不知道毕业以后干什么，被师兄高晓松痛批：“上名校就为找工作？”，着实毒舌了一番梁植的自以为是和眼高手低。同时，高晓松的一句：“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”拔高了批判的意境。

想着自己在步入大学3个月后，也开始变成了自己从前看不上的那些人。单论此心态，就已然“苟且”得可以。上大学前，我曾站在观者席上，跟人合唱一下诗和远方，既轻松，又显得高大上。常常暗自嘲笑那些按时早起的人，感觉那些将生活过得高四的人都带着“功利”的名牌。

但功利的反面又是什么？大部分时间用来扯淡、逛街，少部分时间用来争取那看似无胜算却非不可得的奖学金？仿佛这样度过的青春才算牛逼。可又凭什么牛了？仔细想来，我到底享受的是什么？是享受娱乐本身，还是享受“特立独行”的身份标签？

我们为丧失感到痛惜，关于生活，关于选择，关于我们逝去的时间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苟且与否并不重要，那不过是生活的一层表象。“任何一把剃刀都有其哲学。”意义感悟无处不在，

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坍塌。至于坍塌后的产物是一把剃刀或是别的什么，没有多重要。

这么想来，挣一百和挣一亿并无根本不同。人不能没有追求，但又不能只满足于追求。最近几个月，我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。仿佛正因如此，触不可及的一亿比唾手可得的一百元更值得追求，而眼前的苟且必不如远方的诗意盎然一样。

梁植想表达的又是什么？“这二十多年我过得牛逼也很卖力。”纯粹是炫耀吗？还是对未来寄予了格外的期待，渴望取得什么特别的东西？或许他真正想说的是，他无法确认人生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，我该去哪里。

一个尚未走出校园的年轻人，无论有着怎样张牙舞爪的自负，内心深处一定还藏着这样彷徨的一问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彷徨被急躁地否定了，试图以一种确定性的答案取而代之。这又怎么可能？

生活本身即是寻找，边走边看，而不是站在原地思考。若是实在找不到方向，闭着眼睛走也好，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你的诗意。

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，无论眼前的苟且，抑或诗和远方。

水云谣

珍惜读不懂的书

□ 杨照

一家出版社要重出赫尔曼·黑塞的《彷徨少年时》，我答应帮他们写一篇介绍。我记得是刚上初中时，连续读黑塞作品的，第一本是《彷徨少年时》，第二本是《漂泊的灵魂》，第三本是《乡愁》，第四本是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一本接一本地读。

而且不是随便顺手读读。每天早上用闹钟将自己在五点半叫醒，然后坐在书桌前，摊开书一字一字读，一行一行读，一直读到该出门上学的时间。我完全记不得读书前有没有先吃早餐，都吃了些什么，但清楚记得书桌上台灯的白光照在书页上的亮度。

为什么这样认真？老实说，因为那时我读不懂黑塞的书，是真的读不懂。早上读过的，晚上问自己到底读了什么，想想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可是，一方面是不服气，觉得只要坚持下去，陌生的字句意义总有一天会在眼前豁然开朗；另一方面是好奇，那读不懂的字句间，偏偏有种奇特神秘的魅力，吸引我一直想下去。

与其说是读书，不如说是在那天刚亮的时刻，享受和一种遥远不可解的事物相联系的感受。一种无法用理性掌握，所以无法用言语形容，却在身上、心底麻痒搔痒的经验，无可取代的经验。

几年后，我无意中从书架上拣出《彷徨少年时》，随意翻翻，翻到了这样的句子：“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找出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事物……有些人疏于思考，懒得为自己的行为把关，他只要不违反别人规定的禁令就行了，因为这样他可以过得很轻松。还有些人在心目中有一套自己的法则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信念啊！再翻再读，我更惊讶了，书里的情节内容我很陌生，猜不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，然而书中讲的道理，关于光明与黑暗的世界，关于个人的选择，我却都再熟悉不过！

当年，我真的没读懂《彷徨少年时》吗？还是一字一句其实已进入了我的大脑，影响了我的想法与感受？还是本来的我个性中就藏着这些倾向，所以才会即使读不懂，都不愿放弃黑塞的书？

一直到今天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。不过我知道，我确信，少年时代最大的珍宝之一，就是极度善感的心，随时吸收，随时感应，就算对于看来陌生、疏远的东西，也不要轻易拒绝。生命拥有比我们的想象更大的空间，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东西。